

一句承诺，远隔百千里，白首难弃
一声重托，漂泊贯东西，半世流离

全景式展现「江北第一木偶」孙家班的起伏兴衰
传奇式叙写社会大潮裹挟下民间艺人的人生悲欢

人子



中国作协2013年定点深入生活重点扶持作品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◎ 愚石 著

一句承诺，远隔百千里，白首难弃
一声重托，漂泊贯东西，半世流离

人子人

◎ 愚石 著

中国作协 2013 年定点深入生活重点扶持作品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子,人/愚石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6.2
ISBN 978-7-5329-5114-7

I. ①人… II. ①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0112 号

人子,人

愚石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.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0 插页/2
字 数 270 千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114-7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赵家堂 / 1

大观园 / 74

德令哈 / 140

赵家堂 / 239

赵家堂

1

“咿咿呀——”孙振文开始练嗓的时候天还没亮。

那个时候，马传旗正好从孙家林地往外走。

马传旗向来对风水喜爱并憎恨，就像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家林里栽下的树永远活不了，而孙家的林地松树柏树柳树之类越长越黑、越长越威严。他努力地想弄明白老天爷什么时候睁眼，什么时候闭眼，希望老天爷能在睁眼时给他家的堂屋里洒下三尺阳光，闭眼的时候让别人的老屋进风漏雨。眼见着孙家班靠着祖孙几代人咿哩哇啦的唱，日子越来越发达兴旺，马传旗从头到脚不舒服，天天如怀揣着一只刺猬。他买了几斤香油果子，跑到后辛大队的石老道家，想从他那里讨一个浇灭孙家风水、让其家破人亡的方子。马传旗还没进屋，石老道的一只黑色茶碗便从屋里飞了出来，碎成一地的粗粝粉末。马传旗硬着头皮进屋，一句话没说，就被老道说着害人必害己的话训了一顿，然后被一拂尘撵出院门。马传旗总觉得那条软软的拂尘上有一种法力，有一股冷冷的气硬生生地顶在他的后背上。出门时猛地一个趔趄，左右腿的不平衡差点让他摔倒。该着马传旗的主意能得逞，回来路上遇到一出游僧人，禁不住马传旗的软缠硬磨，耳语几句，马传旗便在当夜子时，将一把利剑和一盆狗血埋到了孙云福祖坟的主脉上。

临走，马传旗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吐几口唾沫，然后脱下裤子，从容地拉

下一堆屎，又抽动了几下鼻子，似乎在闻着升腾起的屎臭，再慢慢踱回工地上睡觉。

然后他就听到了孙振文练嗓的声音，从汶河深处传到耳朵深处，声音透着汶河冬水的冰冷。

马传旗猛然想起游僧告诉自己的咒语，“令亡者亡，令昌者昌”。这是啥意思？马传旗的头皮蒙了一下，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。他使劲把头半是摇半是甩地转了两圈，又用力地抓了一把头发，仍然感觉有一顶瓜皮帽子扣在头上，像是孙悟空被念了佛咒的紧箍。自此以后，“令亡者亡，令昌者昌”这八个字，也成了马传旗一生中需要时不时拿出来品一下的魔咒，像他终生离不开的舌头，饭前饭后总要咂上几咂。以至几十年后，他仍然要从这句话里，为孙家的所有结局寻找正当的理由，并像在小孩头上找白发一样，找到自家兴旺发达的风水和运势。

工地上，那些新红旗和旧红旗喧哗，大石头和小坷垃拥抱，冬眠的虫子在洞穴中做着温暖的梦，几百个窝棚像麸皮和地瓜面掺和起来做成的窝窝头，在北风中干裂出一道道口子，神情落寞地趴着。有的窝棚被偷懒的社员搭得低矮，像没出笼屉便瘪了下去的包子，又像是五十八岁老女人的乳房。

孙云福低头从窝棚里出来，迎着依然睡意惺忪的太阳，向河滩上那些像蚂蚁一样默不作声匆匆忙碌的社员走去。太阳的光夹着无数根针，从前方直刺过来，让孙云福的眼一时有些不适应。

马传旗远远地看到孙云福，故意躲开。但目光却穿过一个个的身影，有意无意地瞥向孙云福。

“书记大人，俺得给你提个意见。咱这工地上的伙食也太差了吧。奶奶的，一天三顿地瓜面窝窝头，吃得肠子堵成了擀面杖，拉个屎得把脸憋紫，快要憋出血来了。屎橛子硬邦邦的，连狗都不吃。再不改善改善伙食，人累不死，也得让这窝窝头憋屈死。咱大队的粮食不是放卫星了吗？还是全公社最大的卫星。放卫星的粮食拿出一点吃呗？还有上边补助的鱼啊肉的，肯定都让那些做饭的偷吃了，你得管管。”三晃荡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摇摇

晃晃地追上孙云福，说。三晃荡把耷拉着舌头的棉帽子抓在手里，头上似乎冒出汗来，身上的棉袄松松垮垮，怀里几乎能盛得下半个猪仔。

“谁给你说的上面补助了鱼啊肉的？”

“地球上的人都知道。”三晃荡瞪大了双眼。

孙云福看见临时茅坑前排了一大队人，有捂肚子的，有蹲在地上的，有跺着脚来回转圈的。总有人憋不住，转到低矮的窝棚后边解决问题。空气中弥散的味道，有着烂地瓜被充分发酵的邪恶，像酒厂里倒掉的酒糟。

“三晃荡，你就一个给地球搔背的，别成天价把地球挂在嘴上。你知道这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？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？才把猪尾巴从嘴里拿出来几天，刚刚不淌咧咧了就开始多管闲事？”孙云福一大早就感觉自己心情不错，脸上的笑挤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荡起了波，便不真不假地跟三晃荡开玩笑，“三儿，你爹给你们兄弟仨起的名字，大梁二柱三晃荡，只有你这名字最好，有文化，听着就像是坐了八抬大轿。什么名字什么人样，你啊，就该着一辈子有吃没喝地瞎晃荡。”

“哎哎孙书记，你这不是骂人吗？你说，咱这几年丰产不丰收，牛×吹上天。可怜这几百号的平头老百姓，咱一个一个地数，奶奶的，哪个不是人不是人牲口不像牲口的？春天吃得不如耕地的牛，夏天吃得赶不上辗场的驴，秋天比不上野地里撒欢的兔子，冬天眼瞅着那些追肥的猪，猪吃一口料，人动一下嘴，馋得啊，啧啧。好不容易有个战山河的工地，不就是盼着个吃顿好饭、吃顿饱饭吗？这可倒好，奶奶的，连点油腥都见不着。你看你看，俺这衣服都被吹牛×吹得成麻袋了。俺自己呢，快成麻秆了。这做屋梁的大树长成葫芦秧，怨谁啊？这模样还咋着找个媳妇啊？”三晃荡比比画画，一会儿掰掰手指头，一会儿极力地把棉袄大襟往外扯，让孙云福觉得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。

“你成天抓耳挠腮的，就是想找媳妇？头发都被你抓没了。就你这样满头头发、满头是脸的丑样，哪家的闺女和你搞对象，手里都得拿块砖。不过，我听说兽医站刚来了一个，长得挺俊俏，就是黑了点。要不，叔给你放会儿

假，你去见一面？”三晃荡满脸络腮胡子，头发却极少，孙云福才这样笑话他。

“奶奶的，只要不是黑母猪，见就见。”三晃荡头一抬，下巴甩得老高，一脸的无所畏惧。

“我看你小子就是欠教育。劳动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，有饭吃，有活干，这才像国家的主人。你要高兴得像一个真正的贫下中农，物质可以贫穷，精神得高尚点。年纪轻轻的，一定要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豪感。”

“大叔，俺自豪着呢，可自豪了。只是眼下这肚皮瘪，肠子饿，嘴巴馋，治不好啊。”三晃荡拍拍自己的肚皮，厚厚的棉袄拍下去，鼓出一阵阵噗噗声。

“小王八羔子，别在这儿耍贫嘴了。快去干活。”孙云福弯腰拾起一块坷垃，举过头顶，做出要砸三晃荡的样子。三晃荡夸张地哎哟着，屁股收收着，一只手捂着补了厚厚一叠补丁的棉裤跑开。孙云福把坷垃丢在地上，一上一下地拍拍手上的土。

从五点多吹响哨子叫起社员们上工，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。社员们的衣服覆上一层薄薄的霜，淡淡地白着。这种能冻死鬼的天气，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历过了。孙云福把手捂到嘴上，往手心里哈着热气，心里想，社员们这样忙活着身上感觉不会太冷，还能凑合，如果坐下来静静地待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里，他们会冻成什么样子？谁有那样的耐心烦听公社书记的训话？他们不骂娘才怪。

包队干部樊大香特别告诉孙云福，公社书记郭敬连是训话，不是讲话，训话是要批评人的。县里对整个堽城公社今年冬天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满意，县委书记在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，狠狠地点了堽城公社的名，据说还骂了娘。

被点名骂娘让公社书记丢了面子，也让孙云福心怀愧疚。他觉得自己领导下的赵家堂大队，一定还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没有给公社撑上门面。以前的赵家堂，只要是上面安排的工作，没有一样不是跑在全公社最前面的。

只有今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进度确实是慢了。别说上级批评，就连孙云福自己，也感觉有些对不住领导。孙云福暗地里为自己寻找借口，谁让公社今年安排了那么多的工程呢？谁让这两天连着阴天，阴天连着半阴天呢？但借口归借口，工程进度慢总得想些法子。他不知道社员们能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，会不会认为他没有人情味。队里今天给这个拔红旗，明天给那个插白旗，搞得人心惶惶，社员们生怕自己哪天弄个落后分子，和“地富反坏右”一起挨批斗。毕竟是整个公社的工程，还有包队干部在工地督着，孙云福相信社员们能够理解他的苦衷。

这工地上的伙食，确实也该改善一下了。孙云福想起三晃荡的话，慢慢品来又觉得有些道理，再战天斗地改造山河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吧。

孙云福把手搭在眼眶上，四处寻找樊大香的影子。孙云福想和她商量，这两天能不能从公社食品站调点肉来，还有，能不能在建完大孔扬水站干渠之后，让社员们回家休息两天，然后再集中开挖月牙河水库的引汶干渠。手棚之下，孙云福看见女人们的长发从脏兮兮的围巾里钻出来，将凛冽的北风撕成一缕一缕。那些倦累得几乎飘不动的长发，或委屈得如即将融化的雪，满含着近乎绝望的泪水；或刚烈如坚厚的冰，享受着能够刺穿心脏以及与天斗与地斗的力量和快乐。那些头发的气息搅撩着男人们的欲望，把他们带着火的目光从这个女人的裤腿移到那个女人的胯间，那火里分明写着似水柔情，落下去的目光便软了，软得像膨胀着的棉花糖，然后再化成心里的痒。那些窝棚，在这一刻，竟成了最理想的媾和之地。窝棚上的秫秸叶子，没风时像用久了的粗布腰带，有风时便被吹得不停翻转，如同天堂使女的长袖，百媚丛生，并时不时地把各种欲念，从这个男人的裆下，移动到那个女人的怀中，那些打着招呼的二嫂、大妹子之类，不自觉间多了些喘息和颤抖。那些冻得比铁还硬的土层，震裂了男男女女的虎口，从裂口处渗出的血散发出的腥味，总让人浮想联翩。那些挖出的沟渠，则如抽在土地后背上鞭子的痕迹，写满了男男女女的渴望和委屈。男人的放声大笑，成了抵御欲望的最好武器，遮挡着羞红的尴尬和涌动不止的心事。

“社员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一会儿公社郭书记要来看望大家，和大家一起收听元旦社论。郭书记说，1958年是我们国家的成就之年，要让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。他还特意安排了孙家班，给大家表演节目，为大家鼓劲加油。大家喜欢看吗？”樊大香站在离孙云福不远的地方，拿着手持喇叭给社员们喊话。

樊大香的短发费力地长向耳朵，身材又短又胖，这也让她的声音具有了如同埋了千年的铁锈般的穿透力。她似乎是被没有方向的旋风旋到工地上来的，话音便带了些尖厉的哨声，还有沙尘的味道，声音再旋进扩音器，那尖尖的尘土味便被放大了无数倍，变成吱吱啦啦的响。樊大香穿一双宽口布鞋，是时下最常见的一种。但她的宽口布鞋，口是被花布包边的，这也是她与别人的宽口布鞋不一样的地方。她面对着并不凌厉的北风站立，双腿叉开，两脚呈外八字。她努力让自己站得像一个男人，或者凯旋的战士。

樊大香旁边，是努力站直身子的大队民兵连长马传旗，沾满土、灰和油污的军大衣之下，是褪去颜色的军装，军帽的舌头软塌塌地耷拉下来，像长疮的驴舌头伸在黑黑的牙齿之外，并且破了毛边。马传旗低着的头和弯着的腰，都倾向樊大香一侧。孙云福看得出来，马传旗的木制右腿已经插到脚下松软的泥土里，他的身子往右侧倾斜得很厉害。如果不是发现不对劲儿的樊大香推他一把，马传旗一定会砸到樊大香的身上，或者干脆就像一块打瞎的一刀礼，滚进路旁的深沟。

马传旗看到孙云福打眼罩的样子，对旁边的樊大香说：“樊大姐，你说猴子遮上眼罩就能变成人？”

樊大香扭过头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弄明白马传旗想说什么：“咱私下里你可以这样叫我，守着社员绝对不能这样喊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马传旗应道。

孙云福不喜欢，甚至说是从心底里厌恶马传旗。两人的不对付整个大队的人都一清二楚，也成了村人们私下谈笑的话题，自然是骂马传旗的多，夸孙云福的多。日子久了，整个大队明里暗里就分成了两派，甚至还有中间

派，也开始有不怕多事的人为孙马二人的事，互相指责对骂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但有一点孙云福不得不佩服，那就是马传旗的腿自膝盖以下被炸断之后，他把一截榆木打磨成和小腿同样长度的假肢，用麻绳绑在大腿上练习走路。马传旗把旧疤磨成新伤，把榆木由白色染成红色，伤口处结出厚厚的茧子，直到最后走路和正常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这种咬牙宁死的彪劲，是一般人学不来的。孙云福想起带着孩子们练习木偶戏的场景，小小的人子拿不了一个小时，几个孩子就喊累叫苦，这让他很生气。幸亏现在大队里的事太多，教孩子们木偶戏的活便留给了父亲和弟弟。如果再教这些孩子，他会拿马传旗的忍劲说事。孙云福想，把马传旗里里外外扒十八层皮，能够发现的，或许也就只有这一个优点。

马传旗也不喜欢孙云福。不只是不喜欢他，对他一家子都不喜欢。玩木偶的戏班子，就是玩杂耍的，入不了流，连戏子都不如。如果真的穷根溯源，说白了就是要饭的，破破烂烂的木偶，加上讨好主人似的摇摆着身子唱上几句，就是为了讨一口饭吃，和去邻居家偷吃的饿狗没什么差别。马传旗曾经给街坊们说过这话，就有好事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孙家班老爷子孙培山。孙老爷子捻着胡子自顾笑，然后把刚刚点上的一烟袋锅子烟，紧一下慢一下地敲在自己的鞋底上把烟丝全部磕出来。但这话激怒了孙云福的弟弟孙云禄，他若无其事地站起身，跑到马传旗家里把他痛打一顿。这一打没有打出服气，却打出了仇恨，两家从此横眉冷对，见了面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尤其是马传旗当了民兵连长之后，他四处扬言要灭掉孙家班。一次醉酒之后，马传旗借着酒胆，真的扛着公社发的三八大盖，一路怒骂着冲到孙家，枪口顶在了孙云禄的额头上：“你不口口声声地说，有种就放马过来吗？你不是要灭了我吗？你灭了我试试！老子手里的枪可不认人。老子扛过枪打过仗，枪底下的恶鬼冤魂多了去了，还怕你这个小毛贼？老子不但要杀了你，还要杀绝你们孙家班，我要让你们孙家绝后。你儿子孙振武，还有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孙振文，一个都不留下。”枪栓上膛，啪啪啪响。如果不是樊大香赶到，真有可能闹出人命。孙云福将此事告到公社书记郭敬连那儿，要求公社必须给马传旗处分，

否则他这个大队书记就不干了。郭敬连碍于马传旗是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复员军人，对他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，真遇到事也必须考虑他战斗英雄的名号，不能处分太重。所以他两头和稀泥，只给了马传旗一个警告处分。孙云福不服气，再次找到郭敬连：“他是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军人不假，可他哪里有半点解放军的风范？解放军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？鱼水关系。他算什么？说到底他就是土匪。他解放前在葛石蟠龙山上，和宁义山一起打家劫舍，策划过茂义庄事件，他手上还有八路军的人命。公社是不是也要查查？如果公社不查，我把这事向上级反映反映行不？”郭敬连答道：“历史的定论是他成了抗美援朝的英雄，谁还有胆量再把他弄成土匪？俗话说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你虽然不是宰相，可你是大队书记，装几只鱼鳖虾蟹总是可以的吧？民兵连长也是大队里的干部，你书记要能容得下有不同意见的同志。这毕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。”“他当过土匪，也能算人民内部矛盾？”“可他现在不是土匪了，他是你赵家堂大队的民兵连长。如果他有什么问题，最先追究的应该是你的责任，是你管教无方。”孙云福领教了郭敬连无理争三分的本事，再也无话可说，此事算是画了个句号。

但自此之后，马传旗和孙家的矛盾更加公开，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马传旗死命地巴结包队干部樊大香，跟在她屁股后面寸步不离，像掐不了奶水的孩子。这让村里很多人看不起，也让孙云福更多了些鄙视。如果不是郭书记一再与他谈话，让孙云福无论如何要从长远看、从大局看，告诉他公社党委是相信他、支持他的，他真的想撂挑子了。这年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地球离谁都能转，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。但不知为何，郭敬连偏偏相中了他。

孙家班在周围几个县，是出了名的木偶戏班，逢年过节和有点名气的大集，孙家班总要被请来请去，演上几天大戏。孙家班一直口碑很好，很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孙家班的仗义疏财。演戏挣来的钱不置地，不买房，常常被用来接济有灾有难的亲戚邻居，有酒喝酒，有肉吃肉，千金散尽，并且不用偿还。孙家的日子过得像流水，不讲大富大贵，只求细水长流，因此也成了大

队里穷得最有底气的人家。孙家班的穷，有骨气，有豪迈之气，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。孙云福做大队书记，让全大队的人服气。他没有任何私心地对待每一个社员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队书记就欺负、为难任何一个人，也为孙家博得了更好的名声。孙家班的好越传越远，县里的文教组几次来到赵家堂进行调研，赞扬他们的高风亮节，同时也对孙家班进行全面的、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要求他们不能再像一个草台班子，随意到各个大队演戏挣钱挣粮，要做普通社员，靠演戏挣工分。县委书记郑直还亲自在调研报告上做出批示，要在文化艺术界推广孙家班的德和艺，传承孙家班的精神和骨气。文教组的同志还告诉孙老爷子，县委书记郑大胡子非常喜欢看木偶戏，尤其喜欢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说这出戏揭露了所有的虚三套，讲明了一个道理，世界上任何事，就是要靠打才能打出真相来。每次看这出戏的时候，郑大胡子不是放声大笑，就是皱起眉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县委书记喜欢，就等于整个县都喜欢，孙家班也便成了在全县工地四处巡演的慰问演出班子，身价和地位随之更高。但好多人并不清楚，县委书记郑直与孙家班还有更深的渊源。

孙云福作为孙家的长子，无论从长相到唱腔，都是天生的唱家子，曾经被父亲孙培山寄予厚望。公社成立后，公社书记郭敬连多次到家里找老爷子，一定要让孙云福放下手艺，做大队书记，要为更多的大众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郭敬连还上纲上线地说，这是对党和群众的感情问题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立场问题。老爷子一声长叹，摇头，挥着手，让孙云福到了大队院办公。二儿子孙云禄，演和唱的能力比孙云福差得太远。老爷子苦心经营，让他以武生立身，总算能将就过去。更多木偶戏的技巧、精髓，孙云禄无法深刻领会。长孙孙振文天分极高，听过的戏一遍不忘，孙培山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孙子身上。孙振文十二岁时已经能唱一百多出戏，京剧豫剧梆子戏无所不通，更能根据场景不同，对木偶的动作、唱词做些更精到、更妥帖的修改和变化。孙振文清秀的眉目，瘦削的脸庞，白皙的皮肤，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女娃，尤其是尚未变声的音调，唱悲剧如泣如啼，让观者动容，闻者悲情；演喜剧

则俏皮幽默，让人快意欢声，陡生怜爱。

孙振文小小年纪，却极能吃苦。为了锻炼孙振文手指的灵活度，孙培山老爷子可谓费尽心机。每到冬天，他都会让孙振文站在大汶河边或者是自家院子里，手里托着一块厚厚的冰，让他不停地旋转。为了不让手指冻僵，孙振文的五个手指不能有一丝停顿。直到依靠手指的温度，把一块冰全部融化掉，孙振文练指的功课才算结束。这也让孙振文的手指，练就了无影手般的灵巧。除了爷爷的功课，孙振文还自创了一种锻炼手指的办法。他将六根十公分左右的木棍，扣成一个圆盘，只要起床就在手里捻，上下左右，抛接旋转，如同变魔术一般。孙振文把这一看似玩具的东西，叫作旋转魔盘，教给孙家班的每一个学员。孙振文带头练习，逐渐形成了习惯，手里没有这个魔盘，就感觉少了什么东西。

孙振文依靠自己的聪慧和勤奋，成了孙家班的台柱子，这让当父亲的孙云福如同抱着个蜜罐子，总是不自觉地哼起小调。

男人女人相，是天生的富贵相。

外来的看相人这样说，村里的先生赵泰山这样说，孙家班的老掌门孙培山也是这样说。

孙云福走近樊大香的时候，见她正指挥社员用木板搭建一个简易的主席台。作为包队干部，这种事完全可以让孙云福去安排。但樊大香对大队里的好多事，都是亲力亲为，并且喜欢表态，经常在别人做完之后，孙云福才知道，让他显得非常被动。公社书记郭敬连经常在公开场合表扬樊大香工作态度积极，私下里却又一遍遍地提醒她，要注意角色，把握分寸，深浅有度，别让基层的同志不好开展工作。樊大香对这种提醒，就像是汶河里的鱼，也就记那么几秒钟的工夫，然后便一次次回味深浅有度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公社书记留下的一盘荤菜。更重要的是，民兵连长马传旗需要樊大香这么干，他要扛起包队干部这面大旗，做一些利队利己的事，或者不利队只利己的事。虽然忙得屁颠屁颠的，马传旗却在人前人后出尽了风头，赚足了面子，心里

便快乐得很。

孙云福喜欢看樊大香骂人的样子。每次骂人的时候，樊大香总是掐紧了肥肥的裤腰，身上所有的肉都绷紧，然后在前胸的三十厘米处，右手猛地往左手上一拍，双脚借势跳起，第一次跳大约只有五公分，然后是十公分，然后是五公分，然后又是十公分，最后一次要跳到三十公分以上。樊大香常常是越跳越有节奏感，嗓门也越来越大，指着社员的手指，离对方的鼻尖也越来越近，似乎非要把人家长长的鼻涕逼出来。然后便是最后的结束语：“操你娘的，死去吧。”

孙云福想起这样的情境，脸上不自觉地带上了笑。他走近樊大香：“樊干部，你知道马和驴配，生么？”

“骡子嘛，这谁不知道？”樊大香一脸不屑，“这大清早的，眼上的眵目糊还没弄干净，你怎么就想起问这么下流的问题？”

“下流吗？哪儿往下流了？”孙云福嘿嘿笑着，这笑声反而多了些味道，“你没看现在的社员，都像是发情的牲口吗？你刚才说的对，是骡子。骡子是杂种。那骡子和骡子配，生什么？”

樊大香一头雾水，摇摇头。

“我再问你个简单的问题，三个口的马是几岁？”

樊大香不知道孙云福到底想说什么，眼皮子吧嗒吧嗒，眼珠子转来转去。

“长齐口你总知道是多大吧？”孙云福不依不饶。

“孙书记，你到底想说啥吧？别在这儿给我兜圈子。”樊大香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樊干部是农业专家，我也信。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专家。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一个牯牛犊子向东跑，突然转向北跑，它的尾巴会摆到什么方向？”

“向西呀，这谁不知道？”

孙云福哈哈大笑，转身离开。孙云福使劲拍着屁股上的棉裤，便有一阵风像鸟的翅膀一溜烟飞去，“你去问问饲养员狗栓，他天文地理啥都懂。他能

看出母狗什么时候发情，母鸡什么时候开瓢。他还天天给那些只吃食不长膘的猪开会，挨个问吃了那么多的社会主义粮食，怎么就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觉悟。”

樊大香愣了好大一会儿，向生产队的饲养员走去。她的头昂着，下巴往左侧挑起三十度角。回过头再看孙云福的时候，眼是从右侧斜过来的，白眼珠和黑眼睛明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

“为什么是牯牛犊子？”樊大香自言自语。

自从樊大香宣布孙家班要来演戏，不少社员时不时地放下手中的家伙什儿，眼睛左顾右盼地往通向工地的小路上张望。孙云福明显地感觉到，这些浑身长满力气的男女，压抑了太久的欲望在瞬间被激活，谈笑间，推搡间，在相互扔掷的土坷垃里，泛滥起私情般的暧昧气息。离得近的手开始骚动，男人一把抓住了女人鼓胀的乳房，女人转过身满脸快意地抓住男人的下体，那力道不轻不重，不像是对对方的惩罚，更像是充满怜惜的抚摸。女人们故意弓下去或者扭向一旁的身体，不是躲避，倒像是赤裸裸的勾引，喘息声中更多的是陶醉和诱惑。还有四散在地上的绵软的思家之情，透过厚厚的棉衣棉裤，从破烂不堪的棉絮中间，从粗粗细细的针脚中间，缓缓散发出温暖和幸福。整个大队的社员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，无论男人和女人，无论是家有生病老人的男人，或是家有上学孩童的中年妇女，还是有吃奶小娃的少妇，都天天吃住在工地上。不到十里的回家路，不只是遥远，还多了些陌生。也真是难为他们了，孙云福这样想。

倒是那一个个的窝棚，成了再熟悉不过的床榻。没有草席和奢侈的褥子，只有铺得厚厚的麦草，柔软而暖和。窝棚上被故意掀来掀去的秫秸叶子，刮到女人的脸上，或者抓碎塞进男人的裤裆，如同男女间赤裸裸的私房话，撩拨着脆弱的欲望，泛滥起梦里梦外低低的呻吟声。或者在劳累之后倒头就睡的梦境中，有谁被哪个莽撞的、起夜的男人，有意或无意地匆匆摸上几下，发出一两声挂满黏稠与腥味的快乐呻吟，第二天便成了被人取笑的谈资，也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

看一眼孙家班里女孩般俊俏的孙振文，此刻竟成了比公社书记训话还要引人关注的事情。

“那孩子，长得和仙女一样。啧啧，咱不知道孙云福他两口子到底用了啥本事，竟能生出这等宝贝儿子。这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。”

“怎么，羡慕？这事很好办，跟孙云福借点种子，生个儿子出来，说不定长得比他孙振文还俊。好种子自然长出好芽子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好种子遇上黄沙滩，长不成杨树就成了白刺条。”

“白刺条也能编个抬筐，再不济也得是个针细筐。这次挖渠，咱大队向樊营借了一百多个抬筐，都抬坏几十个了。还不知道人家给咱大队要多少钱呢。”

“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？大队里的事，有书记有会计，还用得着你？”

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没瞅着孙家班孙振文的身影，却看见公社书记郭敬连领着县委书记郑大胡子，边走边聊地来到蜿蜒几十里的沟渠边。

郑大胡子在宁阳县可谓家喻户晓。郑大胡子本名郑直。记得他本名的人很少，都记住了他的大胡子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郑直是日本鬼子闻名丧胆的神枪手，敌人只要进入他的瞄准范围，没有一个能再活着回去的。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。宁阳县城解放的时候，郑直是攻城的指挥官，蟠龙山上剿匪的时候他给贺龙元帅做帮手，解放后便做了宁阳的县委书记。打仗有一手的县委书记，治理起宁阳县来也是得心应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上听中央的话，下贴百姓的心，黄土也能变成金。1958年的几项重点工作，他逢人便讲，国家能让卫星飞上天，我大胡子就能让粮食亩产过两千，钢铁炼成高精尖，实现共产主义在明天。因为工作出色，大胡子受到了地委的通令嘉奖。人们纷纷猜测，大胡子书记一定是因为心情好了，才在元旦这一天，要到赵家堂看一出木偶戏。听元旦社论不见得是真的，看戏才是胡子书记的真正意图。

十里八村各个工地上的社员，三五成群地往大孔扬水站赵家堂工地集合——这儿地势平整，易于集中。十点钟左右，上万人已经按照各个小乡的